

虞姬墓抒怀

■朱 丽



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!虞兮虞兮奈若何!”一首《垓下歌》,道不尽末路英雄气贯山河,吟不尽西楚霸王挚爱离歌。绝代风华,血染芳草,生死不渝,情动天地。“霸王别姬”这段凄婉悲壮的爱情故事,历来为后人传唱,为中国古典爱情篇章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虞姬的形象,每次想起,总心生敬重之意、敬仰之情,虞姬的香销玉殒也让我深为惋惜、悲痛。

鹿邑城东一公里处的小洪洼行政村下辖的郭庄村,即为项羽含泪埋葬虞姬之地。饱经沧桑的虞姬墓一直牵动着我的心,站于墓前,有万种情怀涌入心头。

据乡民郭俊良老人介绍,他听父亲说,新中国成立前虞姬墓区域占地 60 余亩,修有庙宇、大殿,植有松柏、果树,设有神像、泥胎塑像,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均逢大会,香客络绎不绝。解放战争时期,墓区庙宇被拆掉,“文革”期间,红卫兵又扒了虞姬墓。1975 年,遭遇大旱,百姓引水浇地,大型机械浇了一天一夜,地仍没浇好,原来是虞姬墓裂了一个大洞,水全灌进洞中,人称“仙人洞”。两年前,村民浇地时又发现洞口。因为墓冢被平掉的几年间,郭庄村两任队长先后去世, 多头牲口掉入洞中,传言说是因拆庙扒坟所致,于是周围百姓自发把坟堆起来了,后又几经反复。如今,又有一村民对着原墓址的位置,建了一座小庙,供人们叩拜。

听到庄心妍与京剧院富博洋老师共同演唱的《新霸王别姬》,心灵又一次被震撼,于是去虞姬墓旁聆听这段千古绝唱。正值农历十五,香客们焚香叩拜,安静无语,我更是静默着,心情凝重近乎悲戚,耳边已是四面楚歌响起。你陪君醉,为君起舞泪断肠,拔剑自刎,从此离别楚霸王。痴情红颜爱一场,梦千年,无奈离殇,难忘君模样。落花飘零,片片入泥别春光。可曾知君为情狂,泪洒乌江。

“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聊生”。这种情的诗句,是如此凄凉哀伤,又饱含多少为情不惧生死的痴狂。草木尚且怕枯萎,鸟儿也曾怕无食,虞姬啊虞姬,你为何有如此勇气,壮烈而去?是激发霸王冲出重围的力量,是不愿拖累

霸王的心念,更是爱情路上难成双的无望。这重情重义的女子,人间风月无限好,只愿薄命赋诗章。

后人常用“红颜祸水”来形容妹喜、妲己、褒姒、杨玉环等等一些帝王宠妃,但从无人这么形容虞姬。她爱慕项羽勇猛,不惜为妾,陪伴左右,美貌与智慧集一身的她,也时时为霸王分忧,深为霸王喜爱。自古美女爱英雄,她演绎的这段爱情故事,是一段佳话,是一个传奇。她的大义凛然之气,又为后人传颂。她,其实只是一个单纯为情殉死的痴情女子。

梅兰芳等艺术家演绎《霸王别姬》时,让虞姬且歌且舞, 亦悲亦泣, 凄美之情让人落泪。林妹妹对虞姬也是惺惺相惜,叹为知己。文学作品里,霸王因了虞姬而血肉丰满。英雄气短、儿女情长的大将军,比起刘邦“胜者为

王”的光辉更加璀璨。虞姬的美定格在了日月里,定格在了人们的心里。有哪一种美让人如此心疼,有哪一种美让人寂然落泪?有哪一种美让人满脸悲伤,断了思想? 这种美,只指容颜吗? 我想,不尽然。

美丽的虞姬,你静静地闭着眼,躺在霸王的怀里。虞美人的花朵鲜艳无比,有了你的鲜血滋养,怎能不殷红美丽?可霸王的胸怀却冰凉彻骨,手心的冰冷穿过你的身躯,与你的倾情相遇,成水,成溪,流入万年的河流里。

暮色将晚,寒风凛冽,原野一片沉寂,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你的墓前, 耳畔响起一个声音“骓不逝兮可奈何!虞兮虞兮奈若何”,多么荡气回肠的爱情赞歌,伴着我的眼泪回旋缭绕。

斑 鸠

■唐运华



斑鸠是农村最普通常见的家鸟, 它既不像叽叽喳喳爱出风头的麻雀, 也不像爱卖弄曼妙歌喉身姿的黄鹂, 也不像娇气的一到冬天便仓皇逃窜的燕子。它长得灰头土脸,像个整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农夫。它的声音不婉转动听,咕咕,咕咕,就会一个音节。在它单调悠长的叫声中, 乡村恬淡宁静的生活渐成为历史。

童年的村头、地边布满一个个麦秸垛,冬春天,在主人扒开麦秸的茬口,常聚集了成群的麻雀和斑鸠, 它们在寻觅麦秸中剩余的麦粒。斑鸠不与霸道的麻雀相争, 默默等在一旁,等麻雀们心满意足享受过后,它们才踮踮地跳到麦秸堆旁。当行人经过时,轰的一声,它们全都无影无踪。

边太清官的红墙内传来悠扬的道乐, 并飘出一股股檀香味。几只斑鸠停落在田野里高耸入云的大杨树上,咕咕,咕咕,不紧不慢地叫着。田野里一望无垠碧绿的麦苗,阳光下的田野上空升腾起五彩的雾。

五年前, 我们和学校家属院的几家一起搬到县城小区居住。早晨在小区锻炼时,我偶尔听见斑鸠的咕咕声, 感到非常亲切。久违了,老家的鸟儿,难道你们从太清官寻我到这儿?

时间久了,斑鸠就像家庭一员,是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缺了它,感觉生活少了生机。

听父亲讲,个别村民为了挣钱,在田野里张下天罗地网捕捉斑鸠,卖到饭店。回老家,我果然发现斑鸠的叫声少了。村里冷冷清清,几个闲人聚在门前打牌。

这几年在饭店, 我不止一次见到服务员端上来或红烧或油炸的斑鸠,触目惊心。

非常熟悉的斑鸠叫声少了, 原来生机勃勃的乡村没了它们的踪影,变得萧索冷清。是生活改变了世界,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。偏僻的故乡盛不下我们远大的理想, 我们像小鸟一样飞向更远的地方。当有一天我们在外倦了累了的时候,重回故乡寻觅记忆里的乡愁,才发现那些熟悉的斑鸠不见了, 那些回响在耳畔的咕咕声竟成了回忆, 我们感到怅然若失。

叩 问（外三首）

■邵 超

一次次叩问
我的肌体上哪里最坚实

一次次叩问
我的肌体上哪里最柔软

头颅最坚实吗? 不
头颅里包裹着最缠绵的思绪

心肠最柔软吗? 不
柔肠覆盖下的是铁石心肠

我最柔软的地方恰恰最硬
我最坚实的地方恰恰最软

硬让我一次次弯下腰去
软让我一次次昂起头来

有时候理智非常关键

充满杀机
还有些暴躁和偏激
而且,正一步步
接近疯狂
这,就是你
你却浑然不知
你仅仅知道自己手中的刀
早已锈蚀,太迟钝

我从我手中夺过刀
帮你把它
磨得稍微锋利一点
奉还的时候
你接刀的手
却哆嗦了一下

错 觉

我微笑着
内心却非常痛苦

你流着泪
内心却十分幸福

微笑与幸福无关
泪水与痛苦无关

你我都不明白,一只瓦瓮
究竟能够贮藏多少错觉

秋 荷

那些蝶纷蜂扰
和酷暑和喧嚣一起
渐行渐远
迟到的荷花
轻吟一支歌轻跳一曲舞
走进渐寒渐凉的的季节

湿漉漉地开湿漉漉地放
和落英一起飞舞
和霜叶一样美丽
或怒放或绽放或含苞欲放
一如春天灿然 一如爱情甜蜜
然后 走向沉寂
若梦若幻若烟若雨

秋风萧瑟之中
荷韵依然悠荡
没有凄凉没有悲戚
叶浓郁枝浓郁花更浓郁
浓郁成一抹生机
喜欢在有霜的日子轻歌曼舞
最终 引一天雁鸣